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电影《飘》

杨慎生

美国电影《飘》于1939年拍成上映后,当年荣膺奥斯卡金像奖八项桂冠。该片以其象征性主题,绘画般的摄影风格和精妙绝伦的演技,倾倒了幾代影迷而成为不朽的名片。它的艺术魅力和广泛影响至今不衰。

《飘》的片头以悠扬的音乐、夕阳的余辉、一望无际的棉田以及种植园里埋身劳作的奴隶和耕牛把人们顿时带回到一百多年前梦幻般恬静迷人的美国南方:

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后的
一批骑士和美丽的贵妇,
最后的一批奴隶主和奴隶。

……

他们不过是人们记忆之中的一场梦,
一个随风飘逝的文明世界。

然而,这已经消逝的文明,仍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许多怀旧的心灵。电影《飘》是根据美国作者玛格丽特·密切爾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而成的。密切爾出生于美国南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个律师家庭。她生活在“迷人”的南方,追寻着一个世纪前祖辈们的足迹,憧憬着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神话般的“乐园”。尽管密切爾书中哀叹的那个业已化为泡影的“乐园”是非正义的,是建筑在奴隶们累累白骨之上的少数人的“天堂”,但由于她怀着强烈的奴隶主阶级感情,一往深情地追念旧日的南方生活,使这个“天堂”带上了一层浪漫色彩和哀婉情调,这就赋予它以某种诗的意境。电影《飘》

一方面成功地把握和表现原著的总体韵味,另一方面又以女主人公斯佳丽及其家庭遭遇为中心,在观众面前展开了一幅美国南北战争气势宏伟的历史画卷。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而又极其残酷的内战。《飘》正是以这场内战为背景,描绘了富有骑士精神的南方奴隶主从跃跃欲试、献身战场直至惨败而归的全过程,揭示出在奴隶问题上南北方矛盾的不可调和。在确定了奴隶主意识和资产阶级精神相互冲突的总体造型设计后,电影《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由南方种植园主脱胎为资产者的女性典型斯佳丽这一永久的银幕形象。斯佳丽是南方塔拉庄园主的女儿,她既有南方人高傲、任性、富于幻想的气质,又具有不择手段、猎取财富的冷酷而现实的北方资产阶级品性。跟斯佳丽的双重性格密切相连的是两个男性形象:一个是温文尔雅、恪守以南方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的思想意识的阿希里;另一个是粗犷豪放、见解独特、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船长巴特勒——最先北方化的南方资产阶级代表。

—

影片开始,昔日祥和安宁的南方庄园里已弥漫着战争气息,但斯佳丽这个塔拉庄园幼稚、高傲、任性的公主,却一心只想谈情说爱,卖弄风骚诱惑男人。当她得知自己心中的偶像

阿希礼马上要与其表妹玫兰妮结婚时，她大为吃惊，迫不及待地奔向路口等候从阿希礼家归来的父亲，向他探听消息。消息得到证实，她妒火中烧。父亲告诫她，跟谁结婚都无关紧要，只要他是南方人，更重要的是他拥有“土地”，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土地是唯一值得人们去为之工作、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因为只有土地才是唯一永存的东西。”

晚霞中，父女并肩而立，身旁是一棵植根于沃土的参天大树，远处是一片美丽恬静的塔拉庄园。镜头由近及远，画面由小而全，完美的声画结合给人以强烈的雕塑感，表现出一种对土地怀着强烈占有欲的奴隶主意识。

然而，父亲的话随风而逝。第二天，斯佳丽应邀出席奥克斯庄园阿希礼家举办的盛大酒宴。她极尽娇媚，迷住了所有男人的眼睛，不过，她狂热而执著地追求的依然只是阿希礼。她把阿希礼单独叫到无人的大厅，直言不讳地向他表白了自己的爱情。阿希礼既欣赏斯佳丽的一往情深，又惧怕她迥然不同于其他南方少女的野性。他含混不清地回绝了斯佳丽的求爱。因羞辱而狂怒的斯佳丽操起花瓶砸向壁画，不料应声而起的却是躲在沙发背后的巴特勒。他偷听到斯佳丽不顾南方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主动追求阿希礼的秘密，从而窥视到深藏在斯佳丽身上的那种与他自身秉性相近的叛逆气质，并由此萌发出方式独特的追求。巴特勒把内心对斯佳丽的爱和赞赏暗含在不断的挖苦讥讽之中，甚至利用战争的艰险环境迫使斯佳丽逐步摆脱旧有的南方价值观念的束缚，不断强化她的资产阶级性格。

余怒未消的斯佳丽怀着对阿希礼的报复心理，接受了查尔斯的求婚，并以闪电般的速度举行了婚礼。南北战争打响后，查尔斯在前线病死，斯佳丽成了寡妇，但毫不伤心。为了圆她对阿希礼的梦，斯佳丽来到亚特兰大。在那里，为前线募捐的舞会正在举行。舞会上，米德医生宣布了南方士兵已将北军赶到弗吉尼亚

以北的胜利消息，继而又向大家介绍了一位“穿梭于封锁线的最勇敢的人”——巴特勒船长。

巴特勒率领他运送物品的船队，冒着北军的枪林弹雨，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来回穿梭，成了南方人心目中的“英雄”。但这不过是战争给这个“北方化”的南方资产者罩上的一层虚幻的光环罢了。他自己则毫不讳言：他“既不高尚，也不是什么英雄”，他之所以不顾风险，仅仅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而已。”巴特勒这短短的一句话就充分道出了他的资产阶级特性。

傲慢、英俊、富有的巴特勒不顾习俗传统，邀请身穿丧服的斯佳丽进入舞池，并在他们翩翩起舞时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斯佳丽虽然内心感激巴特勒使她摆脱守寡的困境，但嘴上却责怪巴特勒说：“你是在损坏我的名誉。”巴特勒直截了当地指出：“你不需要名誉。”巴特勒的这种举动使斯佳丽开始冲破旧有价值观念的束缚，促使她的人格向资产阶级靠拢。随后，巴特勒带着礼品登门拜访斯佳丽。她接受了“可恶”的巴特勒，甚至准备送上亲吻。可是她眼中瞬间闪现出的那种对阿希礼的关注之情刺激了巴特勒。他带上门离去。

战火逼近亚特兰大。1862年圣诞节来临，阿希礼获准休假三天。斯佳丽按捺不住，再次向阿希礼表白心迹。阿希礼理智地向她告别，并拜托她照顾好他的妻子玫兰妮。斯佳丽失神地望着阿希礼远去的身影，犹如望着南方种植园主梦幻中远去的“天堂”。

然而，这个梦幻正被战争炮火所击破。亚特兰大被北军包围，炮火轰鸣，硝烟弥漫。想到曾经答应阿希礼照顾好玫兰妮的诺言，斯佳丽冒死为玫兰妮接生。为了逃离这座即将毁灭的城市，斯佳丽只能求助于巴特勒。他驾着马车，带她冲出了火海。但在闯过了最危险的路程之后，他却要离去参军，让斯佳丽独自走完最后的路程。巴特勒清楚地认识到，经历这场冒险之后，她将什么都能应付了。显然，巴特勒的半

途离去，促使了斯佳丽的性格进一步向“北方化”发展。

二

历尽千辛万苦的斯佳丽终于回到了塔拉庄园。庄园已一片荒芜。面目全非，母亲病故，父亲也精神失常。面对着被北方军队洗劫一空的家园，斯佳丽顽强地从红土地上挺身而出。她举起紧握的拳头，在一棵大树旁向天发誓：“我要活下去，我决不会再挨饿，我要撒谎、盗窃、杀人！”

那棵苍劲的大树历经战争的硝烟，昔日的葱郁和生机连同它周围强烈的奴隶主意识一起消失了。南方种植园主田园牧歌般的天堂经过战争的冲击已不复存在。然而，斯佳丽在这片废墟上站立起来——昔日塔拉庄园那个高贵、任性、充满幻想的斯佳丽已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而一个崭新的斯佳丽，一只南方新资产阶级的凤凰在烈火中脱胎而生了。通过战争的磨炼，饱尝苦难的斯佳丽愈发现实、顽强，她变得冷酷无情了。她心中燃烧起对财富的贪婪，终于走上了一条迥然不同于祖辈的重振南方的道路。如果说，在影片上半部，阿希礼一直是占据她精神空间的最清晰的影子，那么在下半部，取而代之的则是金钱，阿希礼的幻影只是在钱雾中时隐时现，而且越来越苍白无力。当斯佳丽向他求助，筹集塔拉庄园急需的税债时，阿希礼一筹莫展，只剩下对失去的“天堂”的哀叹。斯佳丽心目中南方上层社会骑士精神的偶像已被摧毁了。其实，阿希礼不过是被摧毁的文明的殉葬品。将他淘汰的是这场摧枯拉朽的美国南北战争，是北方雇佣劳动和南方奴隶劳动两个不同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落后的奴隶制度这一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本身。

绝望中，斯佳丽又去求助于被囚的巴特勒。她急需的300元税债关系到塔拉庄园的存

亡。为了把钱拿到手，斯佳丽忍受侮辱，甚至不惜以自身向巴特勒抵押。可是，巴特勒却没有帮助这个处于困境中的女人，她愤然离去。

恼怒的斯佳丽走出看守所，巧遇她妹妹的未婚夫肯尼迪。她得知肯尼迪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遂不择手段，使自己变成了肯尼迪夫人。斯佳丽不仅得到她所需的钱款，而且还以一个资产者敏锐的目光看到木材交易的前景可观。她利用肯尼迪的资金，办起了木材厂。为扩大生意，榨取利润，她竟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廉价雇佣犯人劳役。当阿希礼劝说她不要过分残酷地对待犯人时，她道出了肺腑之言：“我发现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我再也不能让自己身无分文了，我要赚足够的钱，不让北方佬把塔拉夺走！”在斯佳丽的信条里，为了爱她什么都不顾，为了钱她更是什么都能干。由于适应了先进生产力的需求，斯佳丽不仅在这块曾绵延着无数种植园的土地上存活下来，而且还要与北方的资产阶级一争高下。

斯佳丽在林中遭到袭击。肯尼迪去为她报仇而中弹身亡。斯佳丽再次成了寡妇，巴特勒赶来向她求婚。她接受了巴特勒的求婚。婚后，斯佳丽尽情享受巴特勒给予她的奢华生活。尽管做了母亲，她仍不能完全忘怀心中的偶像阿希礼。巴特勒对妻子的私情满腹怨愤，在目睹他心爱的女儿不慎身亡的惨剧之后，更是痛苦不堪。阿希礼则因妻子玫兰妮之死而悲痛欲绝，失去了最后的依托，他的精神也随风飘散，消隐在被历史遗弃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黑暗里。斯佳丽望着万念俱灰的阿希礼，猛然醒悟过来：多年来自己苦苦追求的不过是她心灵深处事实上从未存在过的一个幻影。

三

从梦幻中清醒过来的斯佳丽终于意识到自己内心里深爱的其实是巴特勒，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新兴资产阶级“叛逆”和顽强抗

争的特性。但痛苦又嫉妒的巴特勒却执意要离去。斯佳丽迷茫地问道：“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到哪儿去？”她沮丧地跌坐在楼梯上，空寂的大厅里交替地回响着她父亲、阿希礼和巴特勒的声音：

“只有土地才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土地才是永存的！”

“你更爱的东西不是我，而是塔拉庄园。”

“你是从这汲取力量的——塔拉庄园的红土地。”

是的，只有土地，只有塔拉庄园，才是斯佳丽力量的源泉。她再一次在黑暗中昂起了头，迎着黎明的阳光，充满信心地说道：“无论如何，明天毕竟是新的一天了！”

正是在她的心灵震颤中，影片把一个精

神深处虽属南方、而价值观念却已北方化了的艺术形象刻划得淋漓尽致。这是一个在南北战争的疾风暴雨中由于不甘毁灭而从南方种植园主转化为资产者的女性典型，也是一个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在南方奴隶制废墟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生动形象。影片以直观的视听艺术，着重通过斯佳丽在阿希礼和巴特勒两个男人之间的游离以及感情比重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方的衰亡和北方的兴起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使观念形象地了解 and 重温了美国重大历史画卷的片断。或许，这就是美国电影《飘》的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吧。

（责任编辑 隋 岩）